

國

中

新 聞



發行人兼主編：唐賢龍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豪門資本內幕

(內幕新聞)

透視黨團合併

(新聞記事)

四虎將訪問雜記

(將領速寫)

川康黔人事變動側聞

(側面新聞)

訪問張學良記

(台灣通訊)

關於張學良種種

(人物春秋)

財政部與中央銀行的比較

(機關內幕)

外國記者在中國

(新聞圈內)

張發奎遊台解悶

(曲線新聞)

孫科思相轉變曲

(人物解剖)

關於台灣女人

(抒情通訊)

閒話北平小姐

(新聞隨筆)

中 國 新 聞 社 發 行

幕內本資門豪

的商美了搶却果結，場市開打力努國美為，匯外量巨吃吞

！狀告邁德魏向商美使迫，碗飯

中意同慮考已府政美，元美億一十四有款存美在門豪國中

·真林·

。份部一用動府政國

隨着魏德邁來華，掀起了清查豪門資產的巨浪，這件事是與孔宋豪門直接利害衝突的美商向魏德邁提出來的，魏德邁這次來，同時負着在遠東開闢市場的使命，最少亦要做到掃清在中國美國市場的一切障礙。所以他來了三天就到上海去了，美商乃集體向魏告狀，控訴中國豪門資本家壟斷了中國市場。這件事，在美國國門早已引起了相當騷動，合眾社中國區域經理倫道爾，七月初在紐約下午報公開指責孔宋豪門利用權勢妨礙美商利益，他說：「孔宋豪門能獲得二萬五千元

美匯，以輸入化妝品，同時，美國進口商，則無從獲得輸入中國工業機器所需之外匯。

兩大政治集團

幕後鬥爭表面化

其實，真正在努力揭發孔宋豪門資本的是參政會，參政會駐委會是控制在現在沒有掌握政權的某政治集團手裏的，由此可知，這是某政治集團打擊豪門，同時也是打擊現在掌握政權的某政治集團。因為宋文與這個集團是比較接近的，在經濟上，共同聲氣已非一日，宋文文的學中公司董事長錢新之，就是張羣財團中的要角。表現在清查豪門資本中，是二大政治集團幕後鬥爭的表面化而已。

參政會過去並沒有具體的提出要清查豪門資本，他們還不敢如此說，所謂豪門者也，無非如救國日報所說「皇親國戚」者也，參政會所以吵吵鬧鬧的是要求徵收財產稅，抽大戶富豪的荷包，這件事辦參政會通過已久，交財政部照辦，財政部遲遲未辦，說是手續太繁，財產無從查起，即使要查，用人太多，所費不貲，將來徵得之財產稅額，恐有得不償失之虞。財長俞鴻鈞，最近在參政會駐委會上陳訴苦衷，已把針對豪門的財產稅改為「建國捐」，由各士紳自動呈報。各參政員雖提出詢問，也給俞鴻鈞應付過去了。

俞鴻鈞的苦悶還不止於此，他這個財政部長，不過是孔宋豪門的記賬先生而已，他是孔宋豪門二千食客中的領袖而已！他卸任上海市長職以後，就入孔門為財次，這一段時間與孔祥熙結下不解緣，孔祥熙下台，俞鴻鈞自己他掩護退却，現在財政部的人，很少是俞鴻鈞的舊人，大都是孔宋時代留下來的，這二千孔宋門下食客，在俞鴻鈞率領下，豈能倒戈？又豈敢言清查豪門資本？更豈敢抽主子的稅？你說他苦悶不苦悶？

這次最高當局令財經兩部澈查楊子、學中、建

中國新聞 第三期

發行 人：唐賢龍
主編 人：朱邁之
編 委：曉風 李焯園
海鷗 褚光明

出版者：南京中國新聞社
社址：南京碑亭巷卅八號
編輯部：珠江路桃園新村一號之三
電話：二一三九九九

城南辦事處：中華路許家巷友安里六號

上海總經理：福州路三八四號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南京分銷處：中正路四十號光明書店

總發行所：中國新聞社
出版日期：民國卅六年八月十日
期數：每月兩期，半月一次。每期零售國幣四千元。

本刊緊急啟事

近因印刷成本漲漲，本刊虧累甚鉅，迫不得已，爰自本期起，暫將價目調整如次：

(一)零售每份四千元，半年十二期四萬八千元，全年九萬六千元，歡迎讀者長期訂閱，免受增價影響。訂閱全年，免費贈閱「台灣事變內幕記」一書。

(二)活期定戶，先寄三萬元，照定價八折計算，扣完為止，期滿續訂。

設三公司的混賬，真是一件應釐之事。
這事本來是秘密清查的，查的結果現已呈報上去，豈知中途却走漏消息，無法再秘密了。

揚子孚中建設三公司

一篇糊塗的混賬

孔宋豪門亦官亦商的成績，據南京中央日報所載：孚中、揚子等公司，年來有破壞進出口管制條例之事情發生，最高當局特令財政部經濟部會同嚴查，均已將全部經過調查竣事，由財經兩部會稿呈報，記者自財政部高級官員處獲悉：自三十五年三月至本年二月中央銀行共售出外匯五億一千餘萬美元，其中為孚中公司，揚子公司所套購者為二億二千餘萬美元。自三十五年三月四日至十一月十七日之期間內，共售出三八一五五二四六一，一三三美元，後經修正進出口貿易辦法後，至本年二月一日為止，共售出外匯二〇一〇四〇八〇美元。其中，孚中共結匯一五三七七八七三三美元，揚子共結匯一八〇八七六二二美元。揚子、孚中、建設三家，幾全部佔售出外匯之半。

DDT 吉普車的托辣斯 化妝品

這三個公司做些什麼生意呢？他們都是美貨推銷專家，買賣美國貨。我們用的「DDT」，是揚子公司的貢獻！街上橫街直道的「Wills」黑色，奶油色的吉普車是孚中公司的貢獻。計有七百八十輛，已運到者為七百三十八輛，旅行車一百〇一輛還有無線電設備及收音機等。揚子公司的好心，他的主要商品，「Panda」mark「factor」之所以能在中國獨銷，完全是他們的功勞。

外交官兼做生意 包辦美國特產品

這件事，完全是裙帶風構成的，孚中公司由宋子良主持，董事長是錢新之，總經理是宋子安，宋子良與宋子安係前任行政院長子文之弟，協理是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利用出席龍快婿沈鶴年，沈鶴年當初赴美是利用出席龍快婿沈鶴年，宋子安和會議的外交護照，在美加兩國活動的，為自己與美國建立了商業關係，凡是國際金融性的重要會議，均由宋家包辦，此後在舉行國際財政會議時，宋子良宋子安更榮任專門委員，亦官亦商。為豪門經商播下鉄石的基础。

孔家呢？孔二小姐開華華百貨公司，買賣汽油，是大家所知道的，孔令侃更是揚子公司總經理，於一九四三年隨蔣夫人赴美，任蔣夫人之祕書長，應用祕書長官銜，包辦種種美國貨，凡是新鮮的，中國沒有的，他都很快手快的包下了。

登巨幅廣告辯護，錢新之出面解釋，海闊又來自救救人

這次事件揭發以後，錢新之馬上站出來為孚中公司辯護！他說：「孚中公司的成立，是爲了避免外人經手進出口貨，故由交通、國貨、金城三銀行投資設立；對國家整個經濟是有利的，孚中成立之後，即爲美國大廠之中國代理人，因此，在華之美商均受影響，爲競爭利害關係，從中挑撥造謠，實際上海中公司比起外國進口大洋行來，實在小得可憐！一而接著，孚中、揚子二公司更在京滬主要報上刊登巨幅廣告，其中主要辯正一點，即爲公司所購結之外匯，與報上所發表之數字相差百倍，揚子廣告表示他們十六個月內結滙一百捌拾餘萬美元，報載爲一億八千餘萬美元之相差百倍。而孚中廣告則說：本公司僅結外匯一百五十餘萬，報載一億五千餘萬，相差百倍。若如他們在廣告上所說，則

報紙指責他們佔了外匯百分之五十，他們祇承認千分之二強而已，這點兩三歲小孩都不會相信的。

海關也站出來爲兩公司辯護，說他們的進口貨，都是合理合法，在不違背法令之情況下輸入的，海關這一辯護，既爲了孔宋，也是爲了自己。但問題并不像兩公司自辯所說那樣輕鬆，三週前，監察院派了藍委王冠吾氏去滬調查。結果他雖沒有說明兩公司實際的結賬數字，但他却指出相當多的舞弊事實：公司利用人事，獲得特殊權利。改頭換面，花樣百出。在監察院中，很多委員均提議成立特別委員會來專門調查此事。王冠吾已感到個人調查那麼大一件事，實在吃不消，他要求能加多人幫忙，這件事，是由他首先檢舉的，他根本沒想到這件事的內幕竟會如此複雜而嚴重。而財部公佈之報告數字與該三公司辯駁之點大有出入，足見報載是實。

動用四十一億美元

可以打垮共產黨，穩定金融

壓低物價

清查豪門之聲一起，連帶而來的是動用豪門在美存款，也是參政會提出來的。俞財長在參政會駐委會上說：動用私人在美存款，辦法均已擬定，祇是外交上無法辦到。據說：由於這次魏德邁來，計劃援助中國經濟到，美政府已考慮同意中國政府動用中國私人在美存款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動用後之利息由中國政府負擔之。但這件事是否可能成爲事實，目前實難斷言，這還得看魏德邁返國後才能決定。這也是清查豪門資本爲什麼在這個時候鬧得特別厲害的緣故。

中國豪門在業存款有多少呢？據相當可靠方面的統計是，共有四十一億美元之巨，假使能將這筆鉅款動用，不僅可以打垮共產黨，更可建設強大的新中國，無須借用美債，便可以穩定金融，壓低物價。改善大多數中國人民的生活！

透視黨團合併

本刊專欄記者梅雨

一個主義，二個組織，在「三大戰場」上發生糾葛。為了共同的一個敵人，九年歷史，寄於一個憧憬——黨團改造！

三民主義青年團被合併的傳聞，決不始於最近，早在二十八年，黨與團即發生不協調現象，原因是黨員看不慣團員年青稚氣，團員看不起黨員老氣橫秋，國民黨與青年團雖同宗於三民主義，但顯然是二個時代的人物，相隔最少有三十年，甚至有半個世紀，看法不盡相同是必然的，黨員是在朝者，是既得權力與既得利益者，團員呢？是既無權力又無利益者，更糟的是，青年團的使命與任務，與黨完全不同，這是團在誕生之時即確立的基礎，因蔣團長冀使它成爲國民黨的預備軍，使它成爲國民黨的基石，於是，青年團的使命與任務，只限在「服務」，「文化」，「生產」，「教育」，「訓練」這些小天地裏面，正因爲如此，所以，凡是信奉三民主義者都有正確的觀念，好高騖遠的青年豈肯做那些老大的國民黨員不屑做的冷門工作？何況，而又不大容易做好？

第一次黨團磨擦，早在二十八年，蔣兼

團長特贈青年團為「新血輪」的美名。

青年團員呢？抱着一般朝氣和孩子的憧憬加入，慢慢便由失望，游離以至於忘却，甚至痛恨。這是青年團的病態，這病態青年團是不掩飾的，他們曾經想用批評的力量來診斷，但由於青年團先天基礎的脆弱，故依然毫無效驗。

青年團表現是如此，於是想掌握青年的國民黨的主幹份子就着手於爭取團的領導權，這是黨團之間不協調的主因之一。

其次是黨團在工作上所引起的。黨與黨是鬥爭，黨與團本是一家，正因爲一家，工作範圍相同，必然會發生工作上的磨擦。如在一個縣裏，縣黨部分團部對於縣的參議員競選，徵兵徵糧的協助，都可參加，各不相讓，便形成了二元領導的傾向。

在第一次黨團磨擦後，蔣兼團長特別發表了一本小冊子「黨團關係」，說明黨與團的性質、任務、使命和關係。其中著名的話爲「青年團是黨血輪中的新細胞」。這句話，爲青年團一直驕傲的引用着，變成爲他們增加自信心的「聖經」了。但存在於青年團中對黨的「新細胞」之優越感終不可磨滅，他們自認，比黨要進步得多。

團員自認爲黨老朽腐化，也不是無道理的，最主要的是黨裏充滿了貪污，青年團以不貪污自傲於黨。（現在也聞貪污了，這也是被合併原因之一）故在青年團中有主張把孔祥熙和宋子文永遠禁囚在台灣的呼聲，由此足見青年團是痛恨有權力「有利益者」的，這充分說明了青年團一百六十萬顆年青的心的苦悶和彷徨，三民主義青年團，我們不若說它是個「牢籠集團」比較恰當。

我來引證一篇坦白的檢討文字，係經團的最得意助手胡軌處長執筆的，該文會說：我們青年團和別的機關或衙門有沒有兩樣？我們青年團員和別的人有沒有兩樣？事實告訴我們沒有兩樣。別的機關或衙門等因奉此這一套，我們也照例等因奉此，公文在我們的公事房裏兜圈子，甚至兜上二個月還不出大門……我們拖不下去了……改良主義無效，革命手段不行

、如何是好呢？……然而，青年人不比老年人，他們不會將苦悶帶到坟墓去的……我們深切知道這愉快主義的作風不行，那末擁護現實嗎？……中國青年已經走到十字街頭了……」

青年團第二次厄運是醞釀被改隸，終因尾大不掉，無處安放而作罷。

前年二中全会時，通過了青年團改隸國家的原則。然改隸那一部份，則成青年團的本身問題。這改隸，也是由於黨團不協調所致，黨的總裁與團的團長爲了愛護黨的生命，避免團的被遭受非難，乃毅然決定將青年團隸屬國家，超過黨的約束。但談到改隸的實際問題時，就無法解決了，當時有二種計劃：一爲直隸於國府，一是改隸於教育問題，因爲青年團的工作爲教育青年，但青年團之領導羣却絕對反對此議，因爲，假如青年團屬於一個部，那他們呢？事實上青年團的份量，大於一個部，怎能屬於一個部呢？所以，改隸問題經過三五個月的討論，毫無結果，因爲這都關係，也就擱下不談了。

青年團少壯派清團，把黨員一脚踢出去。鬧着組黨又未成。

去年八月，青年團於廬山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作了大劃時代的動作，施行團與黨劃分，把黨的領導羣排出團的組織以外，原來，爲了黨團步調統一，團的常務幹事（等於黨的中央常委）大部份就是黨的中央執監常委，如陳布雷，梁寒操，邵力子，陳立夫，王世杰，谷正綱等人，這一下，把他們都請了出去，在黨不得在團，在團不得在黨，在黨又跨團就不行，這是青年團的少壯派起來領導反此的具體表示。鄭彥棻當時是黨的中常會副秘書長，爲了投身於團，特辭去此職，經蔣經國的撐腰，改任青年團之副書記長，由此可見當時黨團劃分之嚴。

那次大會中，團的中心領導人物，氣焰甚高，如何浩若等人甚至提出青年團應改組爲黨，獨立起來，與國民黨并肩而立，互相呼應，投進民主憲政的狂潮。這意見確實能代表很多青年團員的願望，使青年團成爲一個政治鬥爭的，放棄往日無中心，無意識的不生不死的命運。然而這意見本身却發生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正如胡軌在團的改組上所說：「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甚至於一個政綱之下，組織二個政黨是史無前例的」。更坦白的是，怎樣才能使蔣主席成爲一個黨團兩方面的領導者呢？其次是經濟問題。因此，這

種樂天的想法，不能成能事實。事隔一年了，青年團成立九年，一共開了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去年的大會，今年看來，已早成過光返照的歷史了。

最近促成黨團合併的事，主要的是爲了下列幾件重大的磨擦：

- 一、各地黨團參加合併的事，主要是爲了下列幾件重大的磨擦：
- 二、因改選參議員事而發生黨與團鬥爭事件。
- 三、爲了應付普選，黨團應集中力量，採取同一步驟。
- 四、爲了劃共，黨團應避免糾葛，統一組織，完成後期革命任務。

促成合併的近因，爲了三大戰場的競選，釀成流血事件。

其中尤以湖南的黨團糾葛爲黨團合併的導火線，亡羊補牢，因之合併爲一。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湖南省黨部書記長張軻活動省參議會議長，要求青年團予以支持，結果，青年團爲了本身利益，竟未予支持，且在競選時，反支持李樹森當選爲議長，此事遂引起極大之誤會，相持不下，終發生殿門慘劇，造成流血事件。

這件事傳到中央，黨團的最高領導人——蔣主席頗爲震怒。中央團部即命令澈查，然地方團部之行動，頗有理由，係服從中央命令所爲。陳書記長曾指示本年度工作重心，主要的三項工作爲：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競選。此三項工作，青年團爲集中力量提出「三大戰場」的口號，來爭取選舉，在政治鬥爭上，這是對的，惟確上黨的目標，也無非這三項競選，故黨團又一「碰頭」了。

黨團合併這件事是黨團的最高領導者——蔣主席指示的，這件事也祇有蔣主席方可以有權決定，任何人沒有資格提出的，即使提出，也不致獲得通過。因黨的的主幹份子，多少次想把青年團合併於黨，均遭團的反對。這次能順利通過，實因爲雙方的最高領導者所提，故無人反對。在數次中常會中，青年團的中央常務幹事均應邀列席，用意是聽聽團的領導羣的意見，誠爲大勢所趨，他們沒有異議，最大的原則——黨團合併，統一組織，終於通過了。

蔣主席痛心疾首，大發一頓脾氣，斥責團官：利用羣衆竟變爲私人競選工具。

在七月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九週年紀念日，那天上午，青年團的中央團部主辦人物，舉行了一次檢討會，澈底而坦白的檢討了自己九年來

的成功與過失。蔣主席那天在出席九週年紀念大會中，痛切深痛的訓斥了青年團一頓，也可以說是大大的發了一頓脾氣，每個團員都知道團長是愛護青年團的，正如一個父親痛心於不上進的子女一般的語重心長的責罵。當時蔣黨團長指斥青年團也走上官僚化，貪污的惡習，高級幹部用心根本不在團的工作上，完全以團為幌子，把團長視若無睹，利用團員作草率，來建立自己的私人地位，而最危險的難關，大家要求澈底反省，如這次改組失敗，有志者應自殺，無志者將被殺！

這次歷史性的訓話，感動了很多人，他們對團何以悲觀，認為團長對團裏許多事還不清楚，現在發現團長對團的許多毛病瞭若指掌，他們就滿足了，認為很有希望。

再說這次全國性的學潮，對青年團的工作和組織上的控制力是個最後的考驗，青年團平時特別注重學生方面的工作，在學生身上，不惜化大錢，學校團務，亦頗下功夫，資助團員，升考大學，展開組織，成立大學分團，直屬中央管轄，青年團在全國各大學下了這麼大的功夫，沒法解決這次學潮的僵局，證明九年來青年團對青年的組織教育工作，的確未曾建立起碼的基礎。

談到合併，高級幹部皆憤憤不平，大肆指責黨的腐化，不夠資格為領導人。

原則是沒有問題了，然而談到合併的實際問題，就相當難下手，最初，團的高級幹部對合併一舉，頗有數年來努力竟毀於一旦之感，均憤憤不平，他們對黨頗不佩服。有的說：團而改進，黨更需改進。黨應該併於團。下級幹部呢！深恐職位發生動搖，不單是中央團部，全國數萬青年團幹部及辦事人員，將來之安插，亦是一個嚴重問題。一時傳說成立青年部，現在的辦法是決心合併，全部團員變為黨員，再舉行一次黨員登記，總宣誓，另外不再成立青年部。

為了合併的方便，黨方先安插了團的幾個高股份子，在團裏起核心作用的人物，首先是鄭彥柔被推選為中政會副秘書長，李俊龍推選為中宣部副部長，李惟果任中宣部部長。這是一種拉攏，也是一種準備。據說，蔣經國可能出任黨團合併後之組織部副部長。

蔣經國對此非常起勁，可能當副部長，他為黨團合併提出了「改造」的口號。

說到蔣經國，他是青年團中的特殊人物，離開蔣經國談青年團就缺乏一種因素。

蔣經國於去年出席廬山二大會時，即有出任副書記長之意，主席某日於官邸招待海內外代表時，介紹蔣經國袁守謙與各代表，後因鄭彥柔任中政會副秘書長職，蔣經國揮其腰，乃躍為副書記長，鄭為蔣經國之第一把交椅，而蔣本人更醉心欲掌握青年團之組織已久，擺脫副書記長之虛位而就第五處處長。因此對青年團素有抱負，但跳入圈子以後，始知問題不簡單，下級幹部盡是舊人，下情不能上達，去舊佈新，根本不可能，他在青年團，絲毫動彈不得，青年團裏對他抱希望者，眼他在組織上無能為力，頗喪失望。這次團的被合併，一般認為跟蔣經國對團的失望頗有關，如他對青年團有辦法，他會在父親面前堅持應獨立性發展下去的。下面一件事更具體表現：他是黨團合併的催生者，在黨團合併之原則一經通過時，他就提出了「對黨團統一改造的意見，他最少已把團被合併於黨的消極事態，轉變為「黨團統一改造的神聖使命」的積極行動和意志。

蔣經國對此事顯得非常起勁，他提出了許多漂亮的口號。

「此次統一應以黨團「改造」為前提，改造成功，關係黨的興衰存亡！」

「糾正黨團二元領導，樹立一元革命領導。」

蔣經國還提出了七項中心目標：主漲決定新的政綱政策，他具體地建議了二十條，其中主要者有反對官僚資本，以及奸商與地主一切剝削的既得利益，沒收豪門資本。發行金本位的新貨幣，收縮現行通貨，封凍游資。他更主張清黨清團，接着，他要：清除腐敗的舊幹部，培養奮進的新幹部。他更天真的說：黨團失敗至此。雙方負責人均應引咎辭職，以謝同志，而讓賢路。

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中共青年團撤消，現在青年團合併，共產青年團又成立。

現在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已推出了，目前爭執的是這一個會的職權是否應高於中常會，除中央以外，縣及各級機構均應設立，這是團方面的意見。

九月九日，中常會將討論此事，九月四日青年團幹事會將先討論，為了應付大選，黨團合併在本年九月底前一定將完成了。

過去，當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時，中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宣佈撤消，現在當三民主義青年團被合併時，共產主義青年團又已組織了，這是政治上的捉迷藏。

訪專刊本

四虎將訪問雜記

惠子

熱浪襲擊南京，將星雲集首都，從這些將領們的動態裏，可以看出對共軍享大反攻前的側影。

七月的熱浪，襲進了江南，寒暑表爬過了一百度，人在汗水中過日子，誰都會望着火樣的太陽發愁。可是，正在這時，有些大員們不畏溽暑由遙遠的地域，趕到南京，雖然是趕着糧食會議開會而來的，但正當魏德邁特使抵華前後，再配着前些日子總動員令的頒發，當然他們此行，與全面剿共的戰略有關。雖然有一位將領對記者談過，此次不是正式的會議，不過是交換點意見而已，可是意見也好，會議也好，內容反正是絕對不能公開，記者在這裏，僅記述出這些來京將領中一部份人物的側影。

傳作藝

是東北的虎將，來京後兩度晉謁蔣主席，與魏德邁將軍見面時曾提供許多有關外蒙的情報。

提起傅作義就令人聯想到邊防，這位將軍抗戰中在塞外的原野掃過日人四犯的惡氣，鎮壓西北的門戶，現在他又得迎着凜冽的朔風，肩負國防第一線的防衛，頻年的轉戰各地白髮早就爬上了他的兩鬢。

他是七月二十號下午隨陳總長抵京的。據說下午機時，臉上蒙着一層憂鬱，繃着眉頭，可是當第二天的上午，我在勵志社樓上四號的小客廳里看到他時，臉上却浮露着明朗的笑容，堅定的眸子放射出自信的光輝，他告訴我「昨天下午三時，看到白都長，晚上九時看到主席，談了很久」這里面就可包含着新聞，我接着盤問下去，可是他硬不肯透露一點兒會談的內容。

我問到他關於盛傳察蒙邊境外蒙軍入侵的消息，他否認這回事，他說：當勝利之初微有不靖而目前已平安了，但他提醒我：「外蒙的確是值得注意啊！」蒙人與漢人歧視很深，民族內部顯然有裂痕。

他後來會兩度晉謁蔣主席，密談了很久，就在糧食會議的第二天，他突然離開飛平轉張家口去了。但這時却正又產生奇夜峯被害的事件，行前行程很秘密，連敏感的新聞記者在事後才嗅到一點兒氣息。

政府十多年治蒙政策可以說沒有收到一點兒效果。說着不禁相對默然。

就是當我看到他後的半小時，陳總長的汽車已停在門口，陳總長帶着笑容上了樓與傅將軍欣然握手，進了房，關住門，隨着馬鴻逵，馬鴻賓，郭懋，楚溪春，這些將領都出現在四號的房門口，這很可能是一個非正式的軍事會議。

的情報，并希望讓去張垣實地看看。

北部的國防是個極嚴重的問題，假如蘇聯（或外蒙）出一支兵沿河套頭歸綏，薄大同，叩潼關，整個東北，西北，都陷入了重圍，北部的國防，是急不容緩應該建立了，單靠傅作義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容易達成的。

在他留京期間，曾應徐永昌氏的宴會，在座的有楚濤春，郭宗汾，據說就察晉邊區連防交換意見，但顯這是個能成功的事實！

他此行，的確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但願匆匆之中，給國人帶來好音！

馬 鴻 遠

是一個三代傳宗的「西北王」，

他的葫蘆裏法寶很多，不知究竟變什麼戲法？聞將出任西北剿共司令。

馬鴻遠——現職是西北行轅副主任，兼善夏省主席，他家坐鎮西北已達三代，他自己始終是新聞記者筆下的一個神祕人物。

自國軍克復延安之後，陝北的彭德懷部，開始在善邊竄擾，是「馬家將」配合戰路，奉命出動，一舉而攻克三邊，他個人也就因此而出了一次風頭。

他是七月十七日抵京的，前一天自徐州乘國府接待外賓的花車啓程，四太太劉慕俠女士同來，劉是馬的得力助手，據說此行帶了許多皮貨和西北名產，抵京後，常常與宋子文接觸，這里面到底包含着些甚麼？

寧夏究竟被他處理得甚麼樣子！是不是萬人瘦而一身肥？這里面的確是一個謎，倒馬健將雷啓霖的案子，恰於馬抵京後閉庭偵訊，這位炙手可熱的「西北王」，葫蘆里面究竟在賣甚麼藥？這些更是謎！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他專機飛平，陳總長，白

部長都到機場送行，蔣主席并特派軍務局長俞濟時代表送別，他帶著美登了機，凌空飛去，結束了這段都門之行，當他抵京的那天晚上，記者在寧海路

二號看到他，魁武的身材，凸出的大肚子，真胖！最少有三百斤，裂開兩道金牙，談着有關善夏的問題，最有趣的，他說「我把善夏的人民編為三期訓練，每期八個月，軍政與政治并重，政治方面是灌輸黨的精華，授以民族大義，使其能明是非辨真理，可是授課每天的時間，你猜才二小時正，一小時的軍事訓練！」讀者們！你相信嗎！

善夏人太聰明！短短的時間，能懂得這麼多？再告訴你，每個老百姓每天一天，要認八個字！這是馬鴻遠的教育計劃。這里是個傳說，聞馬此行將

負責陝西邊境統轄事宜，替代胡宗南的防務。負責甘陝甘青青區的剿匪司令。

孫 立 人

是美式配備的虎將，年紀尚輕，已滿頭白髮，他說：『陸軍訓練司令部將設台灣』！

七月十日下午，孫立人、董彥平同機飛到南京，一下機，就分了手。孫住在沈舉人，一幢富有異國情調的房子裏，這是孫每次來時所住的地方，當我得到這消息時已經是當天下午七點半，我趕到那兒，敲門進去，他正坐在庭園裏納涼，一件白襯衫，配條白褲子，再襯上他那滿頭的白髮，更顯出一股瀟灑的勁兒，我闖過去，握著他的手，正準備

發出問題時，他却搶著說了：『對不起，我不想談些甚麼，在這個時候，非個人發言，更須要謹慎，以後，有可以發表的消息時，一定先通知你』。

這不啻迎頭撲上一盆冷水。四週環坐了三位紳士，和淑女陪着他，她們都用奇怪的眼睛釘著我，我也狠狠的釘了她們很久。

台階上走下來一位上尉，他拍著我的肩說：「讓孫長官休息吧！他太累了！」

我望著庭園裏面的花草，失望與惆悵同時湧上心頭。

過了些日子，報上披露了他担任陸軍副總司令的消息，我隨即趕到陸軍總部，在一間寬敞的屋子裏，我又會到了他。這下他可不好意思下逐客令了，他略略談到關於共黨的事情；他引用了一得人

者昌，滅人者亡」的成語，在北方人心大背共黨，基於此，足以證明共黨在走下坡路。

關於陸軍總部的事情，他一字不提，僅稍微透露，訓練司令部設於台灣，他本人，日內即將飛往台灣去看看。

董 彥 平

是東北軍事代表團參謀長，為接收旅大的紅人，他透露：東北綏靖軍司令部正在計議。

自勝利後，他赴東北担任軍事代表團團長之職以後，聲名一天天響亮，尤其最近，旅大視察，他更與旅大結了不解緣，更分外使人注意，他來京之日，正是陳總長北飛前夕，在陳動身的前一小時，會與他作一小時的密談，雖然事後說「為補給方面商談。」

然而東北實際情形怎樣？四平街收復後的東北局面如何，局外人均不得而知，我在他抵京第三天清晨，會到華僑招待所里去看他，一見面，他唯唯是是，對我的問題不置可否，我索性老羞而皮，一味纏住他不放，他急了，才回答我一兩個問題：籌組東北綏靖軍司令部已有此議，唯尚未到發表時機，過了些時，軍聞社也證實這條消息，并聞人選業已內定。

他是個胖胖的臉蛋兒的身材，生於民前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遼寧洗水人。

從以上四處將領的動態裏，可以看出剿共軍事大反攻前的倒影。

從以上四處將領的動態裏，可以看出剿共軍事大反攻前的倒影。

川康黔人事變動側聞

褚光明

楊森回四川，將任重慶市長兼警備總司令，谷正綱將調任貴州省政府主席，重慶市長張萬倫將代劉文輝入主西康。劉文輝改任西南行轅主任，鄧錫候仍主四川，惟須擴大省政府基礎。

隨着張羣內閣的登台，張氏為安頓他的老家，醞釀已久的西南人事大變更，將有提早實現的可能。西康及貴州兩省主席均將易人，四川省府亦將擴大大基礎。重慶市傳亦將易長。

這一大人動盪的醞釀，開始於去年國大期間。當時西康地方人士，在首都公開而熱烈的進行倒劉運動。彼時劉文輝為緩和這一倒風，曾以大批法幣，津貼報紙和通訊社。倒劉人士在招待記者會上公開宣稱：劉氏曾以大量金錢支持當時進行組閣的以張羣為中心的政舉。並以若干億元假借進行組閣之斷送青年黨和民社黨。這幾句話，引起一家小型報而外，首都各報亦未登載。說這話的是一位西康青年，此後一直在南京主持倒劉運動，被稱為職業倒劉專家。

西康地方人士，以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及旅川小政要為中心，組成西康省政治革新運動會，總攬倒劉事務。其方式分為政治的與軍事的兩方面。軍事方面，聯絡地方武力，自稱民軍，與劉文輝部廿四師（原為廿四軍）公然作戰。戰事範圍幾達十縣，戰爭最激烈時，是本年三月。民軍包圍劉文輝軍政中心地雅安，幾有破城而入之勢。政治方面，則在四川與首都展開反對空氣。這樣，軍政配合，雙管齊下，大有劉氏不走，勢不休止之狀。國大閉幕後，康籍代表曾調蔣主席，痛哭流涕，指責

劉文輝貪污不法，種種販毒等種種劣跡。蔣主席允予澈查。乃於本年二月初派張羣赴成都調查。張氏稽留逾蓉，一面調查，一面作人事上的合乎已意的佈置計劃。這就是即將實現的人事大變動的山來。

在成都期間，張氏向康政革新會人士保證調劉氏出康，推荐賀國光或張萬倫接長康政，但民軍武裝行動必須終止。另一方面，授意劉文輝，召開一行政檢討會議，接受革新會的要求。暫時妥協，再作打算。雙方同意之後，張氏乃發表一官樣文章的談話，說明政府決心救平民輿。談話發表後，反對劉領袖胡崇生、陳仲光等先後返康，胡語發表後，副議長，陳最近任雅安川康總長。民軍領袖李世程其武等亦紛紛在雅安向劉氏懺悔，接受招安。張氏的川康人事配備是鄧錫候其除川主席，賀國光或張萬倫（二人均為張之同鄉）主康，而以劉文輝統轄川康。計劃已定，適值黃金潮發生，宋子文下台，張總蔣主席電召返京，奉命組織新閣。

新閣成立後第一件事是召鄧錫候來京（五月中）商談，準備鄧氏真除令，劉文輝調川康綏署主任，令和張萬倫主康令同時發表。但鄧氏自己已部除黃隱師被調出川，如劉氏入川，將為唯一實力派，自隱地位恐將不保，乃竭力主張劉氏繼續主康取消川康綏署。同時劉本人亦不願離康，故對於鄧離成都前，特親以長途電話拜託鄧入京後幫忙維持。情勢

如此，張羣的原計劃拿不出來，祇好先真除鄧氏，取消川康綏署。而南京繼續反對的康籍人士，曾為此跑到中央飯店二樓鄧氏寓室，大吵了一場。但西康問題總歸要解決的。現狀不能長久維持。恰好這時貴州楊運勳成熟。於是張內閣決心來一個西南人事大變更。

楊森自主貴州以來，便和地方人士弄不好。二中全会時，何朝五、宋述樵、黃宇人等發動倒楊運動。後來經人調解，何朝五出任建設廳長，若干幹部出任專員縣長，大家遂和平解決。國大期間，新的倒楊運動又起。因宋述樵等幾位黔籍中委最激烈。但久沒有結果。楊氏的老伴楊繼德不改。於是激怒了黔籍中樞要人，張道藩和谷正倫，谷正綱，谷正鼎三兄弟。大家乃聯名向政府請願。這件事本來很機密，結果還是洩露出來了。這是政府改組以前的事。改組以後，原來的部會沒有更動。地方當局也就維持的地步，非即加調整不可。關於應付的張內閣於是攤了一張通憲的西南人事變動表。劉文輝調西南行轅主任。賀國光或張萬倫主康，谷正綱主黔，楊森回川，出任重慶市長兼警備總司令。又因為劉楊二楊力派同時出川，劉氏財賄是而三，必須將川省府基礎擴大，容納楊，劉二人高級幹部。這一大變更，不久就要逐步實現。

訪 問 張 學 良 記

這是一段艱難的訪問，也是一種冒險的嘗試。新聞記者像獵人一樣，永遠要追逐着他所要攫取的對象。有時雖然明知將失敗，但依然要攢，要攢，要訪，要問，要寫讀者一切想知道的事情。

▲……………本刊台灣特約記者揚村寄自新竹……………▼

(本刊台灣通訊)遠在一個多月前，國內的報紙，忽然傳出兩個謠言：一說張學良已離台灣，而移居于浙江莫干山避暑；一說張學良已飛抵上海，不久即將重膺要職，然而，時過境遷，一切敵不過事實，張學良迄今尚幽禁在這座美麗的小島上，一步也未離開過台灣。故久而久之。這兩個謠言便自然烟消雲散。儘管如此，但事實上，依然有成千成萬的人在關心著張學良，依然有成千成萬的人在探詢著張學良。

關於張學良的一舉一動，都成為新聞記者追逐的中心，更成為讀者談論的話題。足見一般人對於張學良的重視與關切，惟張學良為什麼到現在還不釋放？假如他萬一出來了，對於政局的前途可能又有些什麼影響？至於他內心的思想到底是怎樣？對於政治生涯是否真正淡泊？像這一連串的問題，的確是一些不易解答的謎。

張學良像電影明星

成了萬人追逐的目標

人像貨品一樣，越是不容易看到的東西愈是珍貴，反之則否。假使張學良不在民國廿六年發動雙十二西安事變，則其聲名遠不會如此之高；假使張學良不被幽禁十年半，則其威望，亦決不會如此之大；而友邦人士以及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對於張學良的印象，更決不會如此之好！這是時勢造英雄，抑係英雄造時勢？我想兩方面都有點關係與淵源。

凡是到過台灣的人，都想看一看張學良；凡是住在台灣的新聞記者，更想訪問訪問張學良。張學良在台灣，就像好萊塢電影明星到中國一樣，也不知瘋狂地迷醉過多少人。然而，由于許多有形的和無形的限制，以致使得很多人都失望了。我是於今年六月間到台灣的。一到台灣，我便與台灣的許多同業，計劃集體訪問張學良；當我們把這個意思向台灣警備司令彭孟緝提出時，彭表示此事須向中央請示以後才能決定。但是，一直到现在，却依然渺無下文，沒法，我們祇好改弦易轍，待機再動。這是我訪問張學良第一次失敗的教訓，然訪問張學良的心却一直不死。

自從莫德惠氏於本年五月十日到台灣，揭露了張學良的一點消息後，一般人對於張學良的生活情形，才稍為有些了解。但莫氏所能透露的，僅僅是報紙上已經發表了的那一點點零星的材料，和片段的消息而已。至於很多有關張學良幕後的新聞，莫氏則守口如瓶，始終不肯透露出一點點消息來。莫氏係於五月十二日到新竹井上溫泉去看張學良的，並與張學良共住一週，於五月十八日回台北，廿二日返上海。當莫氏返抵上海時，我正預備去台灣，兩次往訪莫德惠，均因其有病而不能多談。對於張學良的謎，自然也無法打開。

記者要探求秘密

聯袂往井上訪張學良

爲了要達到訪問張學良的目的，要候南京批示，恐怕不知道還要等待

多少年。故在本月六日，我與本刊旅行記者秋田兄，經再三計議後終於決定當天下午乘快車到新竹。新竹位於台灣北部，在台北西南，離台北僅一百餘公里，坐火車兩小時即達，是台灣北部一個最古老的城市。新竹原名竹塹社，至雍正元年，始置淡水廳於此。光緒元年，方改為新竹縣。而竹塹社亦更名為「新竹」。至是，新竹方日漸繁榮。新竹出產竹木和甘蔗，故工業非常發達，學校林立，為台灣文化區之一，自新竹改市後，新竹縣政府即移置桃源鎮，市況已不及往昔興盛。

幽靜的井上溫泉

椰林蕉葉樹木參天

台灣每年六至八月，為颱風季節。只要颱風一起，真是刮得地動山搖。而新竹之風，尤為馳名。在台灣有三謠：一為基隆雨，二為高雄沙，三為新竹風。因新竹濱臨台灣海峽，故每到颱風季節，別的地方也許沒有風，但新竹的風却已很大。我們到新竹那天，適值颱風剛起，一陣旋風過處，刮得我們連眼睛都睜不開。據台灣人說：如果大颱風吹到時，人都可以吹到天空去。因為我們那天趕運了一車車，所以到新竹時，已是黃昏時份，我們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后，很早便睡了，但天氣悶熱，一夜均未閉眼。是以第二天醒來，全身因倦異常，簡直爬不起來。沒法，我們只好在新竹

休息一天。到七月八日天一亮，我們便連忙爬起來，包了一輛破舊的小汽車，出新竹東門，沿著崎嶇不平的公路，向著漸見高起的山徑飛行，台灣的公路雖然是柏油的多，遠比國內平坦寬闊，但這也決不是說所有的公路都是如此。像由新竹到井上溫泉這一段公路，因年久失修，加以未鋪柏油，便是一條比較不好的公路。從新竹到井上，祇有四十餘公里，假如要像台北到基隆的那段柏油馬路，頂多一個半鐘頭便可到了。但我們這輛破舊的小包車，却足足走了兩個多鐘頭才到竹東，由竹東到井上，還有廿餘華里。後來車子開到上坪時又不幸出了毛病，停在路旁修理了半天也無效。幸上坪離井上祇有四五里路，秋田兄搶着付了車錢後，我們便祇好棄車步行。到桃山時，天已近午，口渴如焚，我們便跑進一家料理店裏，先吃了幾客冰淇淋，又每人吃了一客「定食」。將肚子填飽后，稍為休息了一下，我們便繼續向井上徐為步行。因井上溫泉，離桃山村只有一箭之隔也。井上溫泉，在竹東鎮西南，位於油羅山，馬維慢來山，謝家瀨大山之麓，是一個環境非常幽靜的「世外桃源」。沿著曲折的山徑，盡是一些參天的樹木。椰林蕉葉，掩映成蔭；小橋流水，花草芬芳。井上是一個小小的溫泉，現在已經改名為「湯泉」。附近鑛洞甚多，密佈也不少。居民約有五六十戶，木屋竹籬，一切的一切，都充滿了日本的情調。而張學良住在過去日本人時代所建的警察療養

所的那一種房子裏。這是一種木製的平房，一共有卅餘間，排成一個圓形，屋外有一個不大的花園，在園內，尚有一個不小的網球場，園旁復有一條灣灣曲曲的流水。這所房子地勢較高，是在一座小小的山麓上。傍山環水，四面皆圍著蒼翠。週圍均站有衛兵，荷槍實彈嚴密的整站雷池一步。當我們好容易跑到該所房屋附近時，我們便被攔住了。這是一個四川口音的士兵，當他遠遠的看到我們一步步走近時，他也一步步向我們走來，等我們愈走近時，他忽然開口道：「你們兩人是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裏來幹什麼的？有沒有通行許可證？」

「沒有。我們是由國內來的，我們想看一看張學良。」

「哈子啊？」他好像有點莫明其妙，突然睜着眼睛瞪了我們好半天。

「我們想看一看張學良，請你代我們轉告一聲。」我們看他不懂我們的來意，便又這樣重複了一句。

記者闖關遭碰壁

拿特別許可證來

「噢，你們要看張先生嗎？」他先搖搖頭，然後便又接着說：「不行，不行！我們已奉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得看張先生。除非你有特殊的許可證。」

「什麼叫「特殊的許可證」？這證從什麼地方才可以得到？」

「這我也說不上」。他又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

「既然你也不知道，那麼，我們可不可以找你的官長來談一談？」我們看看同他打交道不行，便祇好扯開話題，想轉換目標再想別的辦法。

「那也不行。因為我們的官長多得很，而且官長上面還有官長，你們一輩子也找不清，我也無法為你們轉答」。他說著，便掉轉頭走開了。

依然又回到他以前所站的那個老位置。本意：要我們立刻轉回去。我們來時，本來跑得滿頭大汗，經過個硬釘子一碰，不禁全身冷了半截。「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無冕帝王至此也計窮，失望之餘，我們祇好頹然而返。這是我訪問張學良第二次失敗的教訓，但一顆訪問張學良的心依然不死。

在台灣事變期間

做省主席

赤日當空，炎陽似火，這時，已是下午三點多鐘，正是天氣正熱的時候。當我們折回桃山村的時候，我們便找到一塊密密的椰子林中坐下，秋天則到附近小店裏買了兩瓶鳳梨來吃。一面吃，一面談。椰子林中濃蔭如蓋，微風徐拂，我們望著馬維慢來山的高峯，緬懷着被囚於井上溫泉中的英雄，不禁百感交集，惆悵無已。但忽然，天空中陰雲四合，隆隆雷聲如吼，我們知道大雨將至，便連

忙跑到一家冷飲店裏小憩。果然，俄而豆大的雨點即傾盆而下。一陣疾雨過去，微又雲散天晴，火傘高張，然氣溫已略較先時降低。在冷飲店中，我們會和五六個不同階層的台灣人閒談，問他們對於張學良的印象。據他們說：「張學良的確是好人，過去雖然有點過錯，但現在已經改好了。在台灣事變時，很多老百姓都希望他出來做台灣省政府主席」。但另外一個台灣的小商人却說：「假使張學良出來了，對於國家總多少有點益處。爲什麼像這樣一個有用的人，政府裏偏要將他老是關着不放呢？」說到這裏，「又有一個擺水菓攤子的台灣人說：『我在这裏擺水菓攤子，山上張學良官舍裏常派人下來買水菓，但我却從未看見張先生和張太太下山。自從他於去年十一月三日，悄悄的由台北來井上以後，我們均未看到過張先生一面。在台灣事變時，我們曾一度聽說張先生和他的隨員們要下山，後來高山族同胞上山勸他們不要下來，張先生也便沒有下來了。不然，也許我們早已看到張先生和張太太了！』」

我們談着談着，不覺天已黑了，勉強在那家冷飲店中吃了兩家定食，我們便在桃山村裏住下來。這家旅店的牌號名子叫做「花泉」，雖然小，但却清靜雅潔。晚上，我們心裏都非常納悶。躺在踏踏眠上久久不能入睡；因爲，我們始終想不出一個能引起張學良的方法。最後，秋田兄忽然建議：「我們明天化裝爲兩個賣水菓的商人，你裝賣香蕉的，我則裝賣西瓜的，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上山，不論那一個能碰到張學良，那都是我們兩個人的成功。你看這個計劃好不好？」這雖然是一個並不太好的辦法，但却是一個相當冒險的嘗試，惟事已至此，我們也祇好如此這般的闖一闖了。故當晚，我們即與旅店的老闆洽妥：請他爲我們設法借兩套台灣人穿著的衣服，更爲我們借兩個能够推上山的手推車，和兩隻并不太大的籃子。老闆起初臉上頗有難色。後來，當我們掏出五千元台幣，給他作爲報償的時候，他終於笑嘻嘻的答應了。

據當地的台灣人說：「張學良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六點鐘即起身，在戶外與其愛侶趙四小姐共同健身體操後，即進屋吃早餐，八時開始看書，一直到十二時才稍爲休息一下。午飯後，午睡一小時，二至四時作讀書筆記，四至五時打網球。五至六時洗澡沐浴，浴後晚餐，晚餐後在花園裏面散步。因本地尚無電燈，故張學良睡得很早。像這些消息，是張學良官舍裏面一個廚子告訴我們的。不然，我們那裏會知道呢？」

從這些片段的談話裏，我們知道要看張學良，唯有每天清晨在其做晨操，或每天黃昏在其散步時，才能够看到他，除了這兩個機會外，恐怕沒有更好的機會。所以，在七月九日那一天早上，天尚不十分亮時，我們便將衣服換換，化化裝不打領結，我們穿西裝，完全改裝成一個台灣人的樣子，秋田化裝爲一個賣西瓜的，我則化裝爲一個賣香蕉的，兩個人互相看了看，我們都忍不住的大笑了。而幾個台灣女娃，看到我們起得這樣早，又換了這副奇怪衣服，均以一種好奇的眼光望着我們。五時許，老板也起來了。他和我們打了一個招呼後，便從他房裏搬出來廿幾個大西瓜，五十多斤香蕉，（大半都是向那冷飲店門口水菓攤子借來的），有一小部份也是買來的），他將東西一一的點交我們後，便笑嘻嘻的走開了。而樓底下的那一個擔任登記旅客的女娃，更從櫃房裏推出兩輛小小的手推車。這種手推車是台灣特有的風味。因台灣販賣水菓和蔬菜的人，均以這種小小手推車流動叫賣。這時天已大亮了，惟外面霧很大。台灣的天氣跟四川差不多，每天早上均有一層薄薄霧，尤其在山間，這種霧比較更厚。我們看其時間已不早，便連忙推着手推車，冒着潮濕的朝霧，迎着清涼的晨風，離開花泉旅店，向着那曲折折的山徑前行。在一排椰子林的轉角處，我與

新竹清泉朝霧重

三上桃山看張郎

秋田兄分了手。他推着手推車由北路上山。這簡直有點像做秘密工作一樣，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高級，也是我們新期記者應盡的義務。故當我一個獨自推着手推車，慢慢的在山上走着時，我不時的環顧四周，看看有沒有人在注意我。并特別小心翼翼的在警告着自己：「不要露出馬脚！」

香蕉西瓜爲釣餌

丘八老爺不留情

「賣香蕉啊！賣香蕉啊！」當我一步步的走近警察在所的邊緣時，我這樣不住的喊着。聲音在空曠的山谷中，特別顯得尖銳而嘹亮。但喊了半天，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叫買。這時，我已經走到張之住屋的南端，一條橫溝，正好擋住我底去路，手推車再也無法前進了。「糟糕！」我在心裏急切地叫著。一面我便連忙將預先準備好的一隻籃子從手推車上取下來，一面便又連忙裝了很多的香蕉在裏面，而我在此種情形下，祇好暫時地離開這輛手推車，提着半籃子香蕉繞過橫溝。但誰知當我剛一跳過橫溝時，從一排小矮樹的後邊，忽然冒出一個丘八的人頭來。

「誰呀，你到這裏來幹啥？快點不要再向前走！」他身材高大，面孔黧黑，滿口北方話，一望而知是個東北人。

「我是賣香蕉的。你們官舍裏不要買香蕉？」我聽到他的話，便連忙跟他打交涉。

「不要。我們這裏昨天才買了一批香蕉，今天不會再買了！」

兩訪未遇張學良

記者喬裝賣瓜人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過得真快，我

（下接17期）

關於張學良種種

本刊台灣旅行記者 秋田

人物
春秋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當行
美人墓是英雄塚 那管東師入瀋陽

廣西馬君武諷張之詩

廿年前，張學良在東北，等於毛澤東在延安一樣。他不僅是東北軍閥張作霖的少爺，而且實際上，他早已掌握了東北軍政的大權。東北人提到張學良，就像延安人說起毛澤東，是同樣的會談虎色變，肅然起敬的。他們有的抱着羨慕的心理，有的帶着羨慕的眼光，但大多數東北人對於張學良，都採取一種無所謂的態度。惟自民國十七年六月四日，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被日軍炸死于皇姑屯車站以後，張學良想做東北皇帝的夢才完全破碎了。於是，他心一橫，終於在同年十二月廿九日，毅然攜毀了紅軍藍白黑的龍旗，改懸青天白日的國徽，正式宣佈擁護蔣主席所領導的中央政府。

而中央給他的權利是：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依然坐鎮東北。在張學良思想轉變期間，張羣與吳鐵城兩人曾以三寸不爛之舌，頻頻勸駕，僕僕風塵，厥功甚大。迨至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工作以後，張學良在東北，辦學校，建鐵路，開工廠，興水利，築港口，澄吏治，銳意改進，力求革新，對於東北的建設，不遺餘力；張學良在這個時候，的確是變了，由一個昏頭昏腦的皇太子，變成一個有作有為的張少帥。而在這個時候，張學良已不僅僅是一個東北的領袖，他更是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風雲人物。從此，張學良的大名便響徹中國。而對於中國過去廿年的政局，也的確有了很大的影響。因為，當時的中國，正是千瘡百孔，羣雄割據的局面；馮玉祥與閻錫山雄踞華北，李宗仁與張發奎獨立兩南，而漢奸汪精衛，更在華中一帶召開擴大會議，企圖改組國民黨，推蔣蔣主席；張學良在此時會，真有一樣，卻犯了一個同樣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毛病。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這句話的確具有無上的真理。

一失足成千古恨

英雄難過美人關

張學良拜倒在胡蝶石榴裙下

然而，張學良畢竟太年青了，他和所有的英雄一樣，都犯了一個同樣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毛病。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這句話的確具有無上的真理。

當張學良正在東北銳意經營的時候，當日本關東軍正在東北伺機蠢動的時候，當日軍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時候，當南滿鐵路蒙頭漲的鐵路突然被切斷了的時候，當日軍突於政店瀋陽北大營的時候，當民國廿年九月十八日夜間十點鐘日軍開始侵略中國的時候，我們的張少帥，却正在天津六國飯店中大宴賓客，并與電影紅星胡蝶大跳「華爾茲」；故當時寄居北平的廣西人馬君武先生，會賦詩一首電張曰：「趙四風流不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美人墓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張學良在此時會，真有一樣，卻犯了一個同樣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毛病。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這句話的確具有無上的真理。

然而，張學良畢竟太年青了，他和所有的英雄一樣，都犯了一個同樣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毛病。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這句話的確具有無上的真理。

想！因當時張學良已與趙四小姐熱戀到最高潮，趙四小姐名一蕙，係當時津浦鐵路局長趙登山（慶華）的女兒，排行第四，故一般人咸呼為趙四小姐。趙四小姐時正豆蔻年華，美豔如花，為平津社交界的紅人，張學良之所以得識趙四小姐，完全是

張之機要秘書朱某為之拉攏者，一個是英雄，一個是美人，自然一見傾心，共敘衷情。故張學良自結婚趙四小姐後，即常常往來于濼平之間，與趙四小姐相會。張之原配夫人于鳳女士，於聞悉此事後，不知與張學良大鬧過多少次，張學良始終不為所屈。當張趙熱戀時，適有北平名媛張學五小姐，（係民元國務總理朱啓庭之女）因仰慕張學良已久，經撮轉託人與張結婚，即命狂追張學良，張因已與趙四小姐形影不離，兩情纏綿，是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張雖與之週旋甚久，終終婉言拒絕。而朱五小姐亦惟有含恨終身，獨守清閨。時電影紅星胡蝶，正遊歷北平，在某交際舞會中得與張學良把晤，張對胡蝶交已久，一旦聚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胡亦以張年少翩翩，大權在握，威震遐邇，亦樂得與之周旋。張胡孰料竟因一舞之錯，致坐失整個東北的大好河山，不僅使全國人民痛斥，抑且使後代的史家唾罵！胡蝶急得要命，連忙在京滬平津各大報紙刊登廣告，竭力否認其事，雖然化了幾萬塊錢的廣告費，所得的效果却恰恰相反；而張學良也因敵不過全國輿論的指責，終於奉蔣委員長的命令，前往各國遊歷考察，逍遙海外，以避風聲。張學良當初之所以不抵抗，固然要歸咎于他一時之疏忽，但實際上他的確是代人受過，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張揚合演苦肉計

西安事變劫統帥

張學良變成了民族的罪人

張學良於民國廿四年周遊列國回來以後，曾經看過一次蔣主席。蔣主席叫他談軍國功，仍以海陸空軍副總司令的名義前往西安，担任着剿共的工作。但誰知，他在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居然與虎城合演了一套苦肉計，蔣主席騙到西安，發動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提出八大主張，要求蔣

主席停止一切內戰，容納共產黨，聯合抗日。幸賴蔣主席思想堅定，并以人格感奮，卒使張學良散化了。故在同年十二月廿五日，他終於陪了蔣委員長坐了一架飛機，離開西安，飛到洛陽，并于廿六日飛返南京，當此喜訊一經傳出時，全國人民均不禁歡聲雷動，而張學良亦終以一劫統帥，圖謀叛變的罪名，被中央政府處徒刑十年。迨至民國廿六年一月四日，中央政府復下令特予赦免，但仍批交軍事委員會予以嚴加管束，至同年二月十七日雖已恢復公權，然一直管束迄今，軍事委員會且已早經撤消了，而管束張學良的命令却尚主撤消，即使照徒刑十年講，現在也該期滿了。真是令人不解！

抗戰八年來，張學良的命運，也像檣一樣，經過數度搖盪，更慘歷過無數次的風霜雨雪；在民國廿六年一月抗戰前，他先被幽禁于浙江的溪口，後又移居于安徽的黃山，抗戰後即避居江西。至廿七年江西上高會戰後，他又遷到湖南的沅陵，廿八年他復從沅陵遷避貴州，到貴州後，復會三易其居，先住修文，至卅一年改遷息烽，卅二年又移居于川貴交界的桐梓，在桐梓一直住到勝利時，迨至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二日，復由一架專機，將他由桐梓直載到台灣。當他在榻于草山賓館時，他方才知道自己是到了台灣。他在山旅居時，陳儀曾看過他一次，翌日他便由草山轉居于新竹的井上溫泉，一直到現在。日本投降後不久，莫德惠先生曾到桐梓看過張學良一次，今年五月十二日莫德惠到井上看看張學良，已經是第二次了。據說莫德惠兩次看望張學良，均負有重大的使命，聞均與東北的軍政問題有關，但張學良却以打油詩一首示志曰：「一載無多病，故人亦未疏，餘生烽火后，惟一願讀書」。

而蔣主席，與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致張學良的信中，似亦曾談到此一問題，強因鑒于過去種種現實的教訓，和目前種種的困難，好像對於政治生涯已很淡泊。故張在覆蔣主席與宋子文等人書中，曾一再申述：即使將來出山以後，已不願再重入宦途，

惟願能出國考察，長見聞；或做一點研究工作，埋頭苦讀，學習學習，然後再徐圖後報。

滿腹經綸何處去

張學良在臺灣靜心養性

張學良現在才四十七歲，還年青得很，對於政治生命至少尚有廿餘年，為什麼忽然會這樣的消極起來？這裏面也有文章。現在一般人都很詫異：政府為什麼到現在還不釋放張學良？但其實，自前政府釋放張學良後，早已不成什麼問題，問題只在張學良一做什麼事為最適當？政府到底能給他做什麼事？以做什麼事為最適當？政府做研究工作嗎？這固然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讓他出來不做事，豈不太可惜？既然要讓他做事，換句話說，也就是要他出來能做一點有益於國家民族的的事，假使政府所期望的與他自己所心願的不相符合，或大致相符合，而又不盡如己意的話，則出來了還不是如不出來一樣？一動不如一靜，倒不如還是再在山明水秀的井上溫泉，多住一個時候的好；井上溫泉對於張學良，好像是一個小小的天地，但能在這一個小小的天地裏，靜心養性，亦未嘗不是一個良好的機緣。且在這炮火連天的亂亂聲中，唯有出長東北，坐鎮東北，才能對於國家民族多少有點貢獻；亦唯有如此，才能施展他的抱負，發揮他的天才，收拾殘缺的東北，亦為國內各種有力派系角逐的場所，有誰肯退出這半壁的山，而讓張學良獨自坐享其成？更有誰願將這打聽來的天下，拱手送給張學良？且張學良這一個易變的人物，誰能担保他永遠不出念中？一旦放手讓他去做，又有誰能担保他永遠不忘中央？過去的例子是教訓，中央自然要增加考慮。高一要

出了「意外」，那可不是玩的。這是中央的顧慮。且張學良與東北隔離了這麼久遠，儘管目前在東北國共雙方的將領和政治人物，有很多是張學良的老部下；或是張學良的知友，像目前東北中共紅人張學思，（共產黨方面委任的遼寧省主席），便是他嫡親的四弟，而政府方面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中將總參謀張學錦，也是他同胞的二弟，張學良一共有三個弟弟，他自己也是老大，還有一個三弟張學善，現在美國聯合國軍事參謀團內工作，故張學良在現今東北人事的關係上，的確是比國內任何一個在東北的達官要佔上風；但是，時代是變遷的，人物的變遷尤大，誰能担保昔日的知友今天不成仇敵？又有誰能應測過去的老部屬現在還能像以前一樣的程度？張學良是聰明的，目前東北的局勢，他自認看得很清楚。張學良既然沒有必勝的把握，可以將東北的局面改觀，而中央又未必能十分放心讓張學良前往東北，是以，釋放張學良的問題，也便一直拖到現在。這是張學良猶疑的癥結，也是張學良爲什麼向不出的原因，更是中央遲遲未決的苦心。其實，中央這種苦心是過慮的，因爲，張學良到底是張學良，他不一定而也沒有必要非成爲毛澤東，蓋共產黨對於張學良的觀感也并不甚佳，這正猶如共產黨過去對於前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的態度已經一樣。張學良對於共產黨的認識，在西安事變中已經看得很透澈；如今，苦苦的反省了十年半，自然對一切的「人情世故」，更會瞭如指掌。

閻圍十年寒窗苦

學富五車譽中外

張學良釋放之期不遠

明白了張學良爲什麼還不釋放的原因以後，現在，不妨讓我掉過筆來，再來談談關於張學良思想的轉變。關於張學良思想的轉變，可以分成三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是由一個昏頭昏腦的皇太子，變成一個有作有爲的張少帥；這在前面我已說過。第二個階段是他周遊列國回來以後，尤其在西安剿共時期，他忽然醒悟於內戰的可怕，和民族危機的嚴重，終於決定要聯共抗日，致釀成雙十二事變的大錯，這時，他已由一種軍國主義的思想，而轉變成民族革命的發動者。這是張學良思想轉變的第二個階段。至於第三個階段，則是在被囚於漢口之後，是時，張學良正值年少方剛，忽然遭此冷遇，英雄被禁，自然有一段抑鬱寡歡，牢騷滿腹的感慨。在幽禁以後的半年內，張學良一面懷柔，一面憤慨，一面更深深的懺悔；迨至廣溝溝的炮聲一響，抗日的大旗豎起以後，張學良的心內才稍爲舒暢一點。因爲，中央畢竟容共了，也畢竟抗日了，足證蔣主席對其所作的諾言一點不假。這時，張學良在幽禁的生涯中，乃發奮潛修，虛心向學，讀古書，研明史，在這期間，他共看過馮炳哲所著之「論元代中國人民反鞏固的鬥爭」，「論明代海外貿易的發展」，「論明代的閩省及閩省政治」，「論明代的倭寇與禦倭戰爭」，「論南明第二個政府的門」。從抗戰以後到勝利，張學良的確覺得恬靜了，這是由英雄變成馴獅的第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內，他因爲看到從前那些叱咤風雲的政治人物，如今，皆一個個倒的倒了，死的死了，以致他目前好像很消極。但是，莫德惠以東北長者的身份，和社會賢達的資格，兩次看望張學良，除了探詢張之意圖外，不無鼓勵打氣的作用。也許，現在和不久的將來，正是張學良由第三個階段轉變至第四個階段的時候。如今，中委梁寒操先生，又銜命於本月廿九日來台灣了，日內即將到井上看張學良。梁氏此來，亦與張學良出山有關，故張學良出山的時日，可能已爲期不遠了。據記者從權威方面獲悉：張學良在普通以後出山的可能性最大。而條件可能是：須要十個以後出山的元老或社會賢達聯名具保。（八月一日寄自桃山）

張發奎到南京來了，無聲無息的住了二個多星期以後，忽然走了，中央社說他到廣東去了，實際上，他却意外地在台灣出現；井對台灣的訪客說：他是來台灣遊歷的，絕無任何作用及任務。有人問到他關於出任海南島行政長官，他祇淡淡的推說，尙未發表，無從說起。

凡有人向張發奎提起海南島事，真是個不識時務的蠢貨，海南島三字，他頗爲傷腦筋，真是弄得尾大不掉，他就不好吧，不行；就吧，這個荒島，週地土匪，雖然也有黃金，但却得化上相當的氣力。

張發奎遊台解悶

海南島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政院通過已久，入選却總不見發表，這完全由於官之意，但限於編制，無法安插，他又想使吳奇偉任海南島警備司令，但當局却希望他自己兼。結果吳奇偉北上，張發奎祇好情願南下，穿起西裝，懶洋洋的，到台灣去觀光一番，散散心，解解悶。

（木子）

當局要他去海南島，說是怕他與李濟深，蔡廷鍇一流閣「華南革命」的人物合流，這件事，他絕對否認他與李濟有關。不過近年來他鬱鬱不得志則是事實。

他的左右手吳奇偉跟隨李宗仁北上平就北平行轅副主任去了，他來京之初，頗有意向中央黨部吳奇偉任海南島行政副長

中國祇產花邊新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中國在國際上是一個不是道的國家，頂多只能供給幾條花邊新聞，所以各國報社正式派人來採訪的就很少，大多數由中國人代勞，「價廉而物美」，偶然發幾個二三流的角色來，就在租界上的沙發裏，讀讀報紙，發點消息，真是秀才不出門，盡知天下事。晚上總是消磨在夜總會裏，再添上幾條山酒吧間及跳舞所裏「龍門陣」中的收穫。

蘆溝橋事變爆發之後，大部分的外國記者還是留在上海的租界上，極少數的隨政府西遷，由漢口而重慶，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抗日是以那敵石，遲早是要屈服的。直到珍珠港事變發生，他們才如當頭一棒，大

夢初醒，知道中日戰爭不是兒戲，中國的消息漸漸在各國報紙的頭版乃至頭條出現，在租界上面的「寫字間」記者已經失去了自由，各國新聞界當局就趕派一批新人到中國來，這批新人不但能力學識要比老人強，而且因為不會來過中國，所以對於中國沒有成見，除了少數紅色或粉紅色的記者，專來搜集中國

外 國 記 者

從前是「寫字間」記者，現在已在大多地實地考察了，但

戰事結束之後，外籍記者就陸續繼續地隨着勝利的國民政府東下，到現在為止，重慶已無一名外國記者，現在他們平均分佈在京滬平三地，而上海為最多，當然是貧窮物質生活上的舒服。幾乎各國報社通訊社的駐華分社，都在那裏，只有紐約時報例外，它的中國特派員在南京，只有紐約時普通通記者。但是物質生活雖以上海為優，而新聞則是南京多，好在京滬交通便利，遇到特別重要的事情，譬如國民大會開幕，德德過將軍再度來華等等，在上海的外國記者，就專誠到南京來一趟。

記者，如果能够首先發出最重要的新聞或得到別人所不知道的新聞，立刻可以獲得總社的嘉獎，賞金乃至晉級，現在大家在一起，獲得獨佔新聞的機會就很少了。那時候住在招待所裏的記者，平均每人至少有華籍信差一人，專送他們的電訊給檢查員和電報局，所以只要有一個記者喊信差，其餘的記者就都要出來打聽一下，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深恐走漏了消息。

週末歸來漏了新聞

記得珍珠港事變發生的那天是星期六的午夜，當時有一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駐華特派員爾爾曼知道，趕快打電話，已經晚了半天，後來給公司方面中斥了一頓，說如再遇這類事情發生，就要把他開除，他後來簡直就一步都不敢離開那招待所中的斗室了。

預寫電訊機場發稿

記者分居之後，戰爭當然更為劇烈，尤其在通訊社之間，因為他們是隨時發稿的，不像報館有一定的發稿時間，所以每一分鐘都很寶貴。德德這一次來華，合辦社駐京記者克勒萊預先寫好歡迎狀況，帶了打字機到飛機場去，參酌當時實際情形，稍為改變一下，就在機場上發了出去。

據最近的統計，在上海的外籍記者共有廿六人，在南京的十六人，在北平的十四人，但這個數字也許明天就變更了，因為記者們的行動非常不定，隨時接受調令，就要變更住址的，有時候遇到重要的事情發生，他們在紐約的總社或在東京的遠東分社還要多派人來協助，如這次合眾社的遠東經理特派派白萊契到中國來採訪魏德邁訪華消息，便是一例，但只要魏氏一走，他就也回東京了。

現在各國幾家大通訊社和著名的報紙，在京滬都有記者，如美國的美聯，合衆、國際、紐約時報，時代生活雜誌，英國的路透，法國新聞社及蘇聯塔斯社。其餘的報紙雜誌通常只有一個人，來往於京滬之間，偶然也到華北去跑一趟。

至於記者們對於中國的態度，虛淡若谷的人就太少了，大多數是抱着歷來外人對於國人的偏見而來的，剛到中國來的年青人應該好一點，但不久也就從那些「中國通」調教成同路人，再加上勝利以後我們自己的種種不爭氣，他們又漸漸地轉回到戰前的態度，在戰時所弄成的一點尊敬中國同情中國的心理，也漸漸地消隱了。

地址：楊公井北延郵巷57號 電話二二二四九
北平榮寶齋文具南紙店

他們能供給你：

- 名人書畫 金石古玩 仿古詩箋 喜壽屏聯
- 八寶印泥 各種宣紙 文具筆墨 紀念冊頁

在 中 國

· 春 秋 ·

完 全 由 舞 廳 中 或 酒 吧 間 獲 得 對 中 國 之 偏 見 却 依 然 是 一 樣

缺點的以外，其餘在抗戰期中來華的記者，都對我們的艱苦抗戰，表示同情。

共住一室

作神經戰

在重慶，物質生活沒有上海那樣富裕，在歐美人的眼譜裏，衣食住行都是問題，雖然，國府儘量幫他們的忙，但在他們自己，總覺得已把生活程度壓低了好幾級了。不過爲了戰爭，他們亦能原諒一切，就在當時實際宣傳處所建的招待所裏住了下來，公用一隻浴盆，一個電話，別人在隔壁房裏講話，都可以聽得見，是吃半生不熟的西餐，既無洋酒，又無牛油，夏天熱得渾身臭汗，冬天冷得瑟縮發抖，他們實在與中國人同甘共苦，尤其是到前線去採訪的時候。然而他們的精神却很旺盛，因爲在那時候，他們已不是隔岸觀火的第三者，而是責任攸關的當事人了。各國的記者住在一幢屋子裏面，若不是戰爭，實在是很少可能的，住在一起的結果，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遇事可以互助，尤其像外國人少的重慶那樣的城市，關於作戰或政府所發佈的消息——這些在戰時是很多的——也不致於漏掉，然而不方便的地方則更多，新聞記者競爭甚烈，尤其是美國

王懋功夫人與記者之糾葛

在這到處房荒聲中，京滬平三地的記者，本來也都集居在一處的，在上海是百老匯大廈，在北京是北京飯店，在南京是中央飯店，都由中央宣傳部與勵志社接洽，在這些大旅館中，有一定數目的房間，專供記者使用，雖然還是聚居，然而與重慶的情況調就迥乎不同了，百老匯大廈與北京飯店建築的考究，住在裏面任何一間，都不會覺得有他人的存在，隔壁講話，無論聲音多麼高，都是聽不見的，只有南京的中央飯店稍爲差一點，所以到去年六月初，勵志社徵用期滿，旅館主人收回自用的時候，記者老爺就請求中央宣傳部另覓房屋，遷出居住。後來到八月初，中宣部才覓到了平倉巷一號王懋功主層的私宅，以當時五千元年租一次付清的代價，租了下來，這個數目，以現在的物價看起來，雖不甚大，但在去年八月，就很驚人，當然超出市政府的限價很多。尤其預先答應全部傢俱都在內的，後來搬走了不少。雖然這筆款子是由做二房東的中央部墊了出來，但是那些外國記者總覺得有點不高興，就由合樂社記者羅根（當時爲南京外國記者俱樂部主席）放了一炮，先在上海的英文大陸報刊登，後來南京新民報也把它譯載了，這樣一來，弄得王懋功夫人又懼又怒，怒的是羅根文章中對她個人的嘻笑諷刺，懼的是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尤其美國人）的言論，有時候比法律的力量都大。她在懼之餘，就把當時中宣部的總務處處長唐熙治找了來，大發雷霆，要他立刻找羅根去更正，否則就不租了，後來經各方面做好做歹地勸了一番，看在已經收下的五千元萬元上，房子還是租了，羅根呢，他認爲記者的責任是報導事實，該是所述，既是事實，他就死也不肯更正，這件事乃不了了之，後來還是王主席到南京時，以房東的身份請了一次客，才和緩了空氣。

（上接第十二面）「老鄉，我請你吃點好不好？這是一點小意思，說不上什麼」。我便連忙用東北話跟他攀談，并迎過一串香蕉請他吃。

「別客氣，別客氣，我們當兵的，是不能白吃老百姓東西的。請你拿去賣錢罷！我要回去站崗了，等一會，我便要換班囉，讓我們長官看到了，那我便要受處罰的」。他將香蕉退還給我後，便掉轉頭走開了。他走了幾步，忽然又回過頭來向我說：「你快點上山罷，這裏，你不能再向前走了。否則我們便要開槍了，因爲，你已奉了上峯的命令，不准任何人跑近警戒線，更不准與任何人交談！」

「是的，我馬上便回去。」我一邊說，一邊便跳過溝溝，又回到我安放手推車的那個地方。這時，朝霧已漸漸的散開，太陽從嶺頭山峯間探出頭來。

我站在橫溝的遠處，遙望着警署檢察處的那面正有一些人在做健身操，惟面目與身段則看不清楚。我當時想：「張學良和趙四小姐一定在裏面！」雖然相隔這麼近，但是咫尺天涯，我們却無緣一見，這真是人生最大的遺憾！我望了望，嘆了口氣，祇得又與銀的推着手推車，跑回花果山旅店。回到旅店後，等了差不多三個多鐘頭，才看見秋田回來。我看到他的臉上，也是同我一樣的空蕩蕩了愁雲，問一問，方知他同我遭受的境遇差不多，但他却多少比我有點收穫。因爲，他犧牲了六個大西瓜。却結識了一個相當機要的朋友。這是我們訪問張學良第三次失敗的教訓，至此，我們才深深的知道：要想訪問張學良，恐怕不是短時期可能的事。爲了適應環境，我們只好改變戰略：率興在桃山住下來，準備慢慢的探訪有關張學良以外的新聞。

日子一天天的消逝，我們在桃山不覺已住了十天。在這十天內，我們利用種種的關係，和種種的機會，雖然沒有會到張學良，但却知道了不少關於張學良的消息。因爲我與秋田兄約定：我祇許去訪問張學良失敗的經過，而他則爲關於「張學良的種種」。所以我這篇通訊，也就祇好寫到這裏爲止。請讀者多多原諒！（七月廿日寄自新竹旅次）。

張嘉璈獨攬大權

俞鴻鈞為人作嫁

財政部與中央銀行的比較

雲 茶

財政上的政令政策，財政部長有時還不知道，因大權旁落於中央銀行之手，張嘉璈一手掌握着國家的荷包，掌管印製鈔票的機器，俞鴻鈞不過替他記賬而已。

在老孔時代的財政部，確實是個財政部，它能够控制財政上的一切政策而現在的財政部已非昔比了，往往有關財政的政策或政令的改變與推行，財政部還不知道哩？如過去宋內閣的「黃金政策」，「外匯政策」等財政部均不甚知悉，甚至過去陸軍總部都可以決定財政金融政策。

一般人以為財政部是一個管「錢」的機關，一定有錢，以政府改組來說，財政部確是一個重要的機構，——在任何一個國度里，財政部這個機構是少不了的，財政部長也是政府官員中一位頂紅頂吃得開的首長，可是我們中國就有些不同，財政部長一職，沒有一個人願幹，為什麼呢？請大家繼續看下去：

過去有一個自然的習慣，財政部長總是兼長中央銀行的總裁，這件事是宋子文任財政部長時，為了施政的方便，才將中央銀行大權操在一手，這個成例還是在他的手裏推翻了，那就是宋子文任行政院時派員祖詒專任中央銀行總裁。這樣一來財政部長俞鴻鈞就無法去過問中央銀行了。

有些人不明白，以為中央銀行是財政部的附屬機關，老實說，就是財政部長俞鴻鈞想保著一位練習生到中央銀行去，中央銀行也未必接受。就是國家有命令，財政部轉給中央銀行，還得用「公函」。否則中央銀行便可以拒之不理。

財政部說起來，是政府機構中一個最重要的細胞，現在我們來看看它能做些什麼呢？

預算——在英美國家，財政部有絕對的權力去編造，去執行的，而我

們財政部連控制執行的權都沒有，編造的權在主計處手裏，執行的時候要憑行政院的命令，追增追減全由行政院作主。

國庫——財政部從來就沒有一塊錢，是放在國庫裏的，收入和支出的錢完全由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而行之，國庫署僅僅是一個「記賬員」。天大的權力亦不過是蓋一顆章。如果是支出透過了收入的數字，俞鴻鈞還得與張嘉璈「情商」中央銀行借款代付。回頭在國庫收支彙報表上記上一筆：「銀行墊付款」。

發行——在貨幣統一發行以後，由行政院撥一筆基金給中央銀行，再由中央銀行發行紙幣流通於民間，當基金給國家用完以後，發行的業務即完全由中央銀行負責。過去由宋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的時候，發行新幣，財政部連影子也沒有。不過，當發行的那天，中央銀行僅僅送張樣品給財政部看看。這件事在目前還是如此。

金融——財政部對金融處理該有絕對的權利吧！可是事實不然，財政部除了銀行錢莊將設立與否，可以決定外，其餘業務監督，查賬等工作，仍得由中央銀行代勞。

政策——財政政策在宋內閣的時候，完全由宋一意獨斷獨行，現在張羣上台，落在張嘉璈手裏，和劉攻芸手裏。金融政策落在中央銀行和四聯總處的手裏！落在張嘉璈手裏，和劉攻芸手裏。

人事——現在財政部，各單位的負責人，可說全部是孔宋時代的舊人，過去財政部有句「孔宋不分家」的「諺語」，被兩人，任何那一位來長財

政部都不變動的，現在的部長，不敢動他們一根毛，其實，俞鴻鈞要動也敢有這許多人，有時財政部內部人事有調整的需要，俞鴻鈞還將要請示部起家的前輩——孔夫。萬一財政部各單位有貪污的事，俞部長是不敢直接辦理的，他只有聽從行政院的处理，所以往往他是代人受過，而自己有說不出的苦衷，如「黃金案」，「羅布案」，「中茶公司案」，「高秉坊案」等等均是事實的證明。

現在的財政部不過是替人家籌募經費的機關，辦理各種稅收，超收是職責所在，得不到好處，支出不敷，還得聽幾句官腔，如「什麼整理稅收」，「平衡預算」等。

說也奇怪，財政部的業務，往往是中央銀行在執行，有功屬於中央銀行張嘉璈，有利中央銀行享之，有過有罪則由財政部當之。這實在是一件不平的事。如果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賞之應得，懲之亦甘。

中央銀行，說起銀行二字，應該是商務機關，但是它的職權却高於於財政部。當政府改組的時候，照理財政部的實座是有人角逐的，可是事非如此

，財政部部長冷靜的縮在一角，而中央銀行的總裁却有不少的人在角逐，如張公權、徐堪、陳光甫等。這些人聽說政府會以財政部長委之，而他們均不願就新職。

為什麼會如此呢？在宋子文時代，是以貝祖貽剝奪了俞鴻鈞的權，張羣上台，以張嘉璈剝奪了俞鴻鈞的實權，俞鴻鈞是空的，國家經濟的生命線控制在張嘉璈手裏，張嘉璈是張羣同系人物，而俞鴻鈞却不是，張羣在上台之前，先抽張嘉璈任中央銀行總裁，作為開路先鋒，當時雖一度傳說張將出任財長，這完全是不明內幕的揣測，今天張嘉璈搬着國家的荷包，揮霍着製造鈔票的機器。

雖然財政部委不過是張羣的一位司職先生，但張羣上台已久，不把此款安插同系人物，總覺有些不太得心應手，但張內閣手中還有牌，聽說又將以徐堪出任財長之消息，果真徐堪願屈就，是否仍如俞鴻鈞的依人作嫁的同一命運就看得徐堪了。

閩于台灣女人

她們像一朵早開的玫瑰，又像一株半謝的薔薇；乍看嬌豔欲滴，芬芳四溢；細望衣裳盡褪，芙蓉滿面。她們有着太多的災難和憂鬱，也有着無窮的辛酸與眼淚。

(三) 台灣女人的風韻

(續上期)金錢像是一支看不見的魔手，它不知攫取了多少台灣女人的命運，更不知吮吸多少台灣女人的血汗！她們雖然在如此重重的壓榨下流血流汗，出賣血肉，但依然不能獲得自己和一家大小的溫飽。她們有着

本刊旅行記者秋田寄自高雄

在台灣，我曾經訪問過各階層的女人，問她們對於祖國的認識，但她們很茫然；搖搖頭表示不知道。她們開口不是說：「你們中國怎樣」，「我們台灣如何如何」，便是問：「中國在什麼地方？有沒有我們台灣大？甚至有些女人更常常的問我：「你們上海有沒有自來水和電燈？」聽了

她們的話，我不禁黯然。我能怪她們嗎？說她們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沒有祖國的觀念？不能，一千萬個不能！我只能深深的責怪我們的教育工作和宣傳工作，做得太不夠，太微弱，太沒有效率了！除此以外，我能埋怨誰呢？

能打開一條路！

◀ 潑活·方大，情鍾，實樸 ▶

◀ 德美的姐小平北是 ▶

我有個朋友，湖南人，大清國編緝。有一次，他戲謔自傳，開頭是：「××湘籍，髮妻克宛宛平人也……」我驚異地問他：「你結婚了？」他說沒有，「是個理想，是個夢，我想，千萬萬中，不知有多少有福氣的人已實現了這個夢，多少人還在摸索着追求這個夢。因為北平小姐這道像個夢，一個美國而富于詩意的夢。」

前年冬天，復員未久，我從重慶飛北平。自然，古城給我這個陌生客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但印象中最深刺的一面應該是北平小姐。北平是腳踏車最多的一個城市，數目當為亞州冠。在全都腳踏車中，尤其是女學生。女車佔一半。女車的主人又多是學生。所以，我們傍晚將車遊城，目光所至，全是穿梭般馳車的女學生。一色藍布大褂，青鞋青襪，在峭峭的北風中，每個人臉上全都泛著健康的紅色，她們走走跳跳，露出雲白牙齒，和富有無窮意味的笑聲。

要談到北平小姐，不談到北平小姐的好處，我主張應該用北方女孩子的內在美來代表。因為外型好壞沒標準，任何地方都有美女。都有風韻，何況是情人眼裏出西施，美醜觀念各人不同呢？

樸素應該是北平女孩子的第一個特點，她們中除了少數例外，大半穿著修無絲，讀書時代，自然穿制服，夏天淺藍小襖，黑裙子，冬天藍布大褂。走出校門最多幾件別成合體的長衫。夏天走在街上絕

閒話北平小姐

洪鈞

看不到一個女學生會穿著超及膝蓋露肚乳，一縷粘住你就走不了。我問他為什麼緣故。他說：來北平不久在一個舞會上，認識了一個女學生，廿五歲，某某大學，性冷淡些。經八次往來，小胡說奉命去選他到和家去玩，女家父母也聽明能幹，待動，覺得生活充實而有興趣，但後來生膩了，又在待他更好，他開始想從廿五歲的小姐這身傍撤退，但事實上已有很多困難，因為他和他太太，他太太已有兩個困難，因為他太太太愛他，他太太已有兩個困難，因為他太太太愛他，他太太已有兩個困難，因為他太太太愛他……

第二特點是體格。我這裏並不是指一般體格的藝術，而是說她們把愛情當作一種精緻的藝術，而整個的心血去經營它。注。換句話說，她們把愛情當作人生中最真誠、最感性的樂事。成功時會用真誠的微笑，享受愛情的樂趣，失敗時會用悲憤的痛哭，甚至竟用香消玉殞以作愛情的殉葬。

故北平實是一個真正的談愛情的都會，多與北平實是一個真正的談愛情的都會，多與北平實是一個真正的談愛情的都會，多與北平實是一個真正的談愛情的都會……

◀ 足遠，劇演。舞蹈，冰紹 ▶

◀ 戲遊的姐小平北是 ▶

從親蘇，離蘇，到反蘇。

孫科思想轉變曲

· 楚士 ·

政治人物速寫

孫科是國父唯一的兒子，人們一向喜歡把他稱作孫太子，自從六月二十日他向美國聯合社記者放出一九四七年的反蘇第一炮後，孫太子的聲名，是越發響亮了，地位也更加重要了。

孫科在民國二十二年就跨上了立法院院長的寶座，當時他不過三四十歲，是中國在政治上極有實權的最年青的院長，由於他的虛心和好學，所以始終站在時代的尖端。

武夷路七號是太子的「東宮」，在去年國共和談正熱的時候，東宮的門前，常常給一羣新聞記者包圍着，在富麗堂皇的會客室裏，孫院長（那時他還沒有擔任國府副主席）雖體的體態坐在極彈性的單人沙發裏，經常用一種迂緩而帶有濃重鼻音的語調，答覆着記者們的詢問，微帶紫色的臉上，閃着矚人的光彩，象徵着他精力的充沛；「粵型」的鼻上，架着一付深度玳瑁邊眼鏡，顯示出他的機智和好學。這便是現任國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長的畫像。

(一) 從親蘇到離蘇

要研究孫科思想轉變的前因後果，首先應該分析他的思想路線。不可否認的，孫科在主持中蘇文化協會時代，他的思想確是相當左傾，他是主張親蘇與容共的激烈份子，當「統一戰線」高唱入雲的時候，孫科曾經有意無意地予以精神上的支持，使當局感到萬分頭痛，所以一度有孫科被檢舉的謠傳，這是孫科的親蘇時代。

三十年春，中國的抗戰正進入極度困難，蘇聯却與日本訂立中蘇立條約，孫科對此，因為實在看不慣蘇聯那種朝秦暮楚的姿態，心底深深地激起了一種厭惡之感，故在民國三十年五月八日重慶的掃蕩報上曾載有孫科一段的重要談話：

「不論一部份之異說（指共黨）如何？中

國究為一堂堂之民治國家，此次大戰結束，必為民主國家方面勝利，屆時，中國當與英美等民主國家並肩而為世界上最強之國家……至於最近的日蘇協定，頗為吾人扼腕不已……」

雖然祇有寥寥數語，可是在孫科本人說起來，足以顯出他的思想在開始轉變：從親蘇轉變到離蘇。

(二) 從離蘇到反蘇

上面所引孫科的一段談話，無非要指出他的思想路線，在逐漸地向右轉，當時有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他的轉變，一直到他在香港向「民主政團大同盟」正式開炮，才引起全國人士的矚目，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確會引起廣闊的波瀾，敏感的人士都在說：孫科思想右傾了！（本期稿擠，下期續完）

大光明

鐘表眼鏡行

南京分行太平路八號

第一流

名貴鐘表

光學眼鏡

